

开卷文丛 第三辑

吕剑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燕石集

燕石集

开卷文丛 第三辑

吕剑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石集 / 吕剑著.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 4

(开卷文丛, 第3辑)

ISBN 978-7-5355-5186-3

I. 燕… II. 吕…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50221号

开卷文丛 第三辑

燕石集

吕剑 著

责任编辑: 符本清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h.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32开 印张: 8.625 字数: 183000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5355-5186-3

G·5181 定价: 17.3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小 引

有时我也想到关于“燕石”的故事。说的是，古时宋国有一个愚人，得到一块燕石，视作大宝。一位周人见了，大笑曰：“此与瓦甓无异！”但是这位宋人却不以为贱，藏之愈固。那么，我是否也是一个愚人呢？我手头的东西不过都是一些“燕石”耳。可笑乎？

吕 剑

二〇〇四年六月一日

目 录

上 卷

“五四”的纪念	3
附一：《奋笔战山城》一书编者原按	5
附二：红五月的回忆（夏牧原）	6
朱明之亡	9
我们心底的沉痛	11
聂耳	14
悼念李公朴先生	17
哭闻一多先生	21
“做中国人”述意	25
火花	29
祝“中原”	32
读《升官图》	35
新“五子登科”	38
“法”与“法统”	40

巴士底狱的毁灭	42
---------------	----

中 卷

黄宾老见貽山水立轴叙	47
《喜歌与酒歌》的小引和校后	49
琼岛行	52
南行又记	61
寻书纪事	66
《南方与北方》前言	68
东至小志	70
致友人书	
——《涓埃集》代序	73
致艾青、高瑛	75
答孙玄常	79
致严辰	81
寄吴祖光和新凤霞	83
新得《鲁迅杂感选集》附志	85
《吕剑诗集》的序和校后	87
青岛谈瑛	92
与陈次园书	96
一个回答	100
——文艺通讯	100
《一剑集》序	106
题跋散钞（一）	110
题跋散钞（二）	118
得书随志	129

《吴诗集览》	136
《许寿裳先生纪念专号》读后	138
——寄李何林同志	141
《进入阵地》	149
关于《进入阵地》和《诗冈》的三封信	154
附：忆抗战时期国统区油印诗刊《诗冈》（鲁丁）	156
寄邵燕祥	158
复毕免午书	160
寄孙犁	165
致梁上泉	167
致杨山	168
为上海《百家诗会选编》作	169
诗论拾零	171
《黄宁婴诗选》	173
就《夸父》答子张	176
聂绀弩新诗钩沉	180
《散宜生诗》读后	183
《散宜生诗》逸事	
下 卷	
关于《风鸟之梦》的通信	187
复公刘	191
与唐湜诸友人书（三则）	195
《战士史功之歌》自跋	199
未完的回忆	200

与俞平老讨论《武侯庙》	203
舒婷《双桅船》读后	212
书画题跋二则	215
尼文版《吕剑的诗》小引	217
忆竹翁	219
书跋四则	221
吕剑的《诗集》	225
与诸友人书（四则）	227
关于《大队人马回来了》 ——应丁慨然主编《中国新诗人成名作选》而作	232
怀杨宪益	234
与程千帆书	236
谈“工整”与“狂放” ——寄费在山	238
徐迟遗札及附注	240
常任侠《红百合集》跋	251
偶忆随记	252
关于《诗·歌·画》	253
附：晏明回信	255
怎样看待中国四十年代的诗	257
李广田佚文一篇	260
附：从一首歌谣谈起（李广田）	262

上 卷

3-1

“五四”的纪念

伟大的“五四”文化运动，其实象征着中国整个社会的新的大变革，其实是丰富了、提高了辛亥革命的要求。“五四”精神及其所贯穿着的社会革命本质的意义，一直继续到现在。

“五四”运动，在中国，是当时所谓新兴阶级及智识阶层的觉醒，它高举起两面鲜明的旗帜：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思（科学），而其具体任务便是反帝与反封建的斗争。可是这种要求与斗争，在这一次巨变里并没有完成。

不光没有完成，而且反过身来，新的执政者们更取消着反封建的斗争，他们原和封建血肉相连，封建性对他们的统治是有利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也布置下土壤，因此日益澎湃。而依附于这种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经济产生的杂种——买办阶级及其思想，更协力阻止了这种进步。我们看吧，作为当时这一思想运动的勇将，后来竟变成了这一运动的“反戈相击”者，便多少探得了其中消息。所以鲁迅先生说：

“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革命原来就是如此的。正当“有的高升有的退隐”的时候，正当其渐趋灭亡的时候，“新的”也就在萌芽，在向前开步走了，这就准备了十七年北伐后所说“第二次‘伟大的分裂’”——而这以后，继续又酝酿着更大的前途。

“五四”是值得纪念的。我们的正当的纪念依然是要求科学与民主，并为反帝与反封建而斗争；但是，还要迅速跨过这一步，迎接新的人类改造的洗礼，这不光是和和平平的进化，而是血淋淋的实践及现实斗争。

不前进，就要复古。怕灭亡，其实就将灭亡，就要讲究“正统”。所以我们的责任，除了积极抗战及反封建之外，还须积极反对复古，并打倒掩护着复古的人们。

（原载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新湖北日报》副刊《长江》）

[附一]

《奋笔战山城》一书编者原按

这篇杂文发表的时机，正是蒋介石抛出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之后，他以新的统治者“正统”自居，代表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扼杀“五四”革命精神，反对“科学与民主”。这篇杂文针锋相对，不仅肯定“五四”“值得纪念”，而且要“迎接新的人类改造的洗礼，这不光是和和平平的进化，而是血淋淋的实践及现实斗争”。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责任，除了积极抗战及反封建之外，还要积极反对复古，并打倒掩护着复古的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当时虽然身在白区，但思想境界却跟上了我党提出的战斗任务。

这样的激进文字，触及到当时执政者们的痛处。陈诚、朱怀冰之流读后，怒不可遏，下令要抓捕作者。在杨培新等的掩护下，作者巧妙地离开了恩施。

[附二]

[一稿]

红五月的回忆

夏牧原

我不是诗人。但是，我的确曾跟着真的诗人一道，在那可诅咒的时代，真心地为庄严的战斗呐喊过。这《常青叔的死》（载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新湖北日报》副刊《文艺青年》），就是我当时呐喊的记载。今天重新读到它，竟引起了我对一九四三年红五月的深深回忆。

红五月，一直是全世界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解放而英勇斗争的象征。一九四三年的五月，正是我们祖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处于十分艰苦的相持阶段。一面是日寇为了压蒋投降，发动了鄂西、湘北战役，又一次蹂躏了我大片神圣国土；一面是蒋介石国民党为了准备妥协投降，竟无耻地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大造舆论。形势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同盟军，勇敢地行动起来，为还击第三次反共高潮，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而斗争。这一斗争，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进步力量夺取的《新湖北日报》副刊阵地上，得到了响亮的回应。培新同志连夜赶写了《我歌颂“五四”》和《“五四”青年的大气魄》两篇文章，用“柏斌”和“国敏”笔名，刊登在五月三日的《长江》上。文中响亮地提出：要“肯定‘五四’意义”，“发扬‘五四’精神”。接着诗人吕剑用“懿

名”的笔名赶写了《“五四”的纪念》，刊登在五月六日的《长江》上。音乐家杜巴赶写了《无声的音乐》等一组“乐谈”，先后以“费伯”的笔名在《长江》上发表。这一只只匕首和投枪掷出以后，的确鼓舞了同志，刺伤了敌人。我就是在他们的鼓舞下，发出自己十分稚气然而却是诚挚的呐喊——用“莎漠”的笔名发表了《常青叔的死》。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熟悉农民的苦难，特别是当我生活在鄂西，政治上开始觉醒后，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于是我把自己在鄂东和鄂西见到的“常青叔”们的悲剧写了下来，并且也作为“投枪”掷了出去。

被刺伤了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他们的鹰犬，果然嗅着味道逼上来了。

一天下午，培新同志告诉我：特务在追查《“五四”的纪念》的作者，要我马上设法通知吕剑，赶快隐蔽。与此同时，我们还从一大堆用过的原稿中，找出了这篇文章的手稿销毁了。黄昏时分，我悄悄地穿过蛙声震耳的田野，去到吕剑同志工作的单位，把这一紧急情况告诉他，要他设法迅速离开恩施。

虽然出现了这一不寻常的事件，培新仍然像平常一样潇洒而沉着，每天照样按时工作和读书。他的行动感染了我们。特别是当时作为他的主要助手的尹本栋，工作得更加卖力。副刊编辑质量丝毫没有下降，犀利的匕首和投枪，仍然在一只只地从我们夺得的阵地上投掷出去。

隔了不久，我喜出望外地从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读到了吕剑同志的新作《鸡鸣》，从而知道我们的诗人，已经安全出走，并又积极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这时，我感到了与战友患难与共的战斗欢乐。就在当天深夜，我对着窗外的星空，写下了《星星的话》，从心的深处喊出了：

我们的骄傲

骄傲我们的名字叫

星

……

因为我们有

生活在黑夜里的人

才相信世上有不死的光明……

《奋笔战山城》一书编者原按：

这首写于红五月的诗，仍以笔名“莎漠”，在六月中旬的《新湖北日报》副刊《文艺青年》上刊出。遗憾的是，当时我无法寄给我们的诗人，只有默对远天，向他深深地致敬和祝福。

“常青叔”的悲剧，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早已彻底“禁演”了。《星星的话》的意境，也早从生活在红旗下的人们心上抹去了，然而一九四三年红五月的回忆，却始终作为一股力量，激励着我前进。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于北京

朱明之亡

有人说，“明朝非亡于满清，实亡于饥民”，这依然是为明朝推托亡国责任的说法，自然也是为满清入侵的辩护。多尔衮致史可法书，就曾说过他的天下是“得之于闯王，非取之于明朝也”这样的话。然而，“饥民”怎么能亡了明朝呢？而“饥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点，士大夫们就不愿说出了。

那时，这一群群没有饭吃的老百姓，还没有“饥民”这种称呼，那时是被尊称为“流寇”的，而在恶贯满盈的统治者眼里，稍存反抗意识的老百姓是都被看作“流寇”、“盗匪”的。这且不说。且说季明朝建昏庸，不能修明政治，官吏贪污贿赂，百般欺压平民，加之频年水旱，人民无以为生，而官吏更加剥削压榨，不但不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人民忍无可忍，于是反抗的队伍南北蜂起，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这时李自成等做了农民起义的领袖，率领数十万兵马，南征北伐，而官兵平日骄惰成性，这时就只有望风披靡了。